

水墨丹青颂和平

任军伟



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中国美术馆首次携手，共同呈现“和平颂”美术作品展。近80件跨越百年的艺术珍品，在墨彩交织中叩响历史回音，绘就人类对和平的永恒守望。

百花齐放寄情思

花鸟画起源甚早，早在新石器时代出土的石器、陶器上就发现不少花鸟纹饰，这些纹饰表达了远古先人对自然的热爱与崇敬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传统花鸟画迎来新生，在继承传统写意与工笔技法的基础上，格调更为活泼、鲜艳、积极向上，符合广大民众的审美习惯。其内容也通过象征等手法，表现了时代新气象以及对和平来之不易的珍惜。张光《统一和平百花齐放》、齐白石《百花与和平鸽》、于非闇《牡丹·和平》等，都契合了人们对和平的向往。

本次展览展出多件以和平为主题的花鸟画，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收藏的巨幅中国画《和平颂》。该作由齐白石、何香凝、于非闇、王雪涛、田世光等14位画家合绘，题跋由陈半丁撰写，另有郭沫若题写“和平颂”三字。

1955年6月，世界和平大会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召开。为响应世界和平大会的号召，经郭沫若等领导商议，中央决定邀请14位画家合绘以和平为主题的花鸟画《和平颂》。绘制工作在北京帅府园进行，共历时10天完成。陈半丁在题跋中写道：“为了对世界和平大会表示热烈祝贺，为了表达中国人民对世界和平事业的拥护，一九五五年五月，我们十四人作此画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。”

《和平颂》描绘了牡丹、桃花、月季、玉兰、蔷薇、菊花、竹子等数十种花卉植物和15只和平鸽，以表现新中国的欣欣向荣以及中华儿女对和平的不懈追求。该作不仅以花卉之繁多阐释百花齐放，更以手法之多元寄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儿女的大团结。这些花卉有以双钩填色法绘制，有以没骨法绘制，有以小写意法绘制，



和平颂（中国画） 齐白石 陈半丁 何香凝 于非闇 汪慎生 李瑞龄 马晋 徐燕荪 杨敏 王雪涛 吴一舸 张其翼 田世光 段履青作 陈半丁题款 郭沫若题名



维女奔马（中国画）

黄胄作

姿态多样，不拘一格。在众多名家的统筹下，作品风格十分统一，毫不混乱，很好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魅力和新中国美术取得的成就。

丹心碧血万民安

人物画和花鸟画一样历史悠久。早在17世纪，受到西方写实主义绘画冲击，曾鲸等画家就利用墨骨法层层渲染，创造近似写实绘画的逼真效果。20世纪以来，徐悲鸿、蒋兆和等画家将西方写实主义与本土现实关怀熔铸一炉，使人物画跃出文人雅趣的藩篱，化作表现民族气节、动员抗战救国的视觉号角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人物画通过表现抗战、反战等主题，凝聚民族力量，让人们铭记历史、珍爱和平。

王盛烈《八女投江》描绘了一个真实故事：在东北牡丹江畔，8位女战士浴血奋战、视死如归，最后投入江中，以身殉国，为中华民族谱写了一首壮烈的战歌。画面虽是虚构，但8位女战士脸上的坚毅、决绝，却是真实而写实的。詹建俊《狼牙山五壮士》则让5位壮士面向深渊，山峦般的身影在逆光中凝固为青铜般的雕塑。艺术家以写实造像，却超越纪实局限，在虚实辩证中将瞬间壮举升华为永恒史诗。

这种“虚”与“实”的美学思辨，在改革开放后的人物画创作中更趋多元。杨力舟、王迎春的《太行铁壁》将战士躯体与山岩肌理交叠共生，人体在山脉的衬托下化作不朽的地质层理；两人2009年创作的《太行烽火》，则通过时空拼贴，让硝烟与麦浪、牺牲与新生共现于同一画面。水墨的皴擦与油彩的刮刀在此殊途同归：当写实走向象征，当再现过渡表现，历史的真实不再依赖场景复现，而存在于民族基因的视觉编码之中。抗战记忆

通过艺术淬炼，沉淀为守望和平的追求。

饱含热情绘生活

对和平的真切渴望，促使更多美术家直接描绘和平时代人们的美好生活。黄胄《维女奔马》扎根于他在新疆长期的生活经验，作品中的维吾尔族少女与伙伴们策马狂奔，展现了强烈的力量感与速度感。画家以独特的速写式笔法勾画出他们自然、天真的表情，捕捉他们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与期待。马背上的少女不仅是草原的孩子，更是与马共生、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象征。

高钟炎《石林盛开团结花》则将视角对准云南昆明石林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体，描绘了苗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民在节庆时的欢歌笑语。画面中，人们身着民族服饰与运动服，融合传统与现代元素，烘托团结和谐的氛围。周围的乡邻拿着锄头，推着自行车，抱着孩子，甚至背着书包，共享这一欢乐的时刻。高钟炎运用水粉画法，塑造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人物形象。画中红旗飘扬，象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少数民族过上了幸福生活。

潘宓奎《和平万年》通过写实手法，塑造齐白石创作中的姿态，白石老人神态庄重而不失自然，正以奔放的笔触勾勒一只和平鸽。蒋兆和《小孩与鸽》则通过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，展现孩童与鸽子之间的天真互动。这些作品都传递出人类对和平与幸福的期许。

以百花齐放比喻文明共生，以血肉丰碑铭刻民族气节，以和美场景寄寓美好期盼——这些以和平为主题的美术创作，不仅是对抗战历史的庄严回望，更是以视觉艺术激活当代和平基因，在时代画卷上描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图景。

（作者系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所研究员）

央美美术馆首次展示国际艺术收藏——『观世界』与『览中国』的双向对话

本报记者 赖睿

从19世纪的欧洲油画到当代艺术，跨越3个世纪；自美洲至大洋洲，勾连五大洲。汇集百余位全球艺术家244件（组）作品的“流动的艺术域——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国际艺术交流研究展”，日前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与观众见面。

这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首次系统梳理并公开展示其国际艺术收藏。这些馆藏作品不仅体现了不同时代、不同地区的艺术特征，也是从中国视角对全球美术史的一次关注。

本展览入选文化和旅游部“2025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”项目，以“国际艺珍”与“中国镜像”两个单元并置呈现。“国际艺珍”以文化多样性视角梳理藏品，彰显美术馆收藏体系建构的国际视野；“中国镜像”以外国艺术家的在华创作，展现异域视角下的中国。“观世界”与“览中国”构成了双向的文化对话，映照世界艺术持续生长变化的动态图景。

中央美术学院馆的国际收藏始于20世纪30年代，以其多元来源和深厚历史积淀，形成了独特的跨文化叙事。

北平研究院旧藏欧洲油画与日本画家矢崎千代二个案收藏，构成中央美院美术馆国际收藏最初的基石。20世纪50年代起，中央美术学院在陈列馆建设中系统购藏欧洲及苏联作品，辅以教师、国际艺术家捐赠，藏品规模渐显。驻华使馆与国际友人捐赠的苏联克拉夫钦科、日本加山又造等名家之作，都是时代珍存。

2008年，新设计的中央美院美术馆落成，国际收藏迈入新阶段。重要当代作品通过藏家、机构及使馆捐赠入藏，包括德国约瑟夫·博伊斯与美籍日裔小野洋子的观念艺术，爱尔兰肖恩·斯库利和韩国河东哲的绘画，丹麦比扬·诺格的雕塑，瑞士罗曼·西格纳的影像，法国阿涅斯·瓦尔达与马克·吕布的摄影作品，以及德国A.R.彭克、智利万图勒里等国际艺术名家之作，共同编织国际艺术网络。

目前，中央美院美术馆的国际收藏序列已积累1000余件作品，来自欧洲、亚洲、北美洲、南美洲、非洲、大洋洲的40余个国家和地区。

本次展览也记录了中央美院美术馆近百年国际艺术收藏的积累历程。进入展厅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批19世纪欧洲油画原作和原画框。这批以教学研究为收藏初衷的作品，虽多出自佚名画家之手，却题材丰富，从静物花卉、市井生活，到劳动场景，展现了真实的时代风貌，成为研究19世纪艺术的实物例证。法国现实主义奠基人古斯塔夫·库尔贝的《妇女头像》是其中的珍品。

多样化的版画收藏铭刻着中外教学交流的印记。曾任中央美院版画系主任的伍必端，在留苏期间系统收藏了56件版画，其中既有涅列茨基等名家亲赠之作，也包含同窗习作的珍贵记忆。

面貌丰富的当代国际收藏包括摄影、绘画、雕塑、装置、影像等品类，既有马克·吕布《枪炮与鲜花》等摄影经典凝结人文精神，也有万徒勒里融合水墨与拉美壁画风格的《采集者》。

“中国镜像”单元主要聚焦外国艺术家的创作，展示他们如何观察并艺术化呈现中国的社会变迁、人文景观和文化特质。其中就包括法国摄影师阿涅斯·瓦尔达的作品。

1957年，由法国各界代表组成的访问团来华，时年29岁的阿涅斯·瓦尔达以随团摄影师的身份，首次来到中国。她把镜头对准中国城市街头巷尾的生活瞬间，朴素又诚恳，留下了大量黑白及罕见的彩色影像。2012年3月，这些沉睡了半个多世纪的珍贵视觉档案，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的瓦尔达个展中首次完整公开呈现。

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邵亦杨认为，此次展览跨越古典至当代艺术，以“中国看世界”和“世界看中国”双视角展开，启发创作者以全球视野思考艺术的发展，通过世界反观自身，从而推动艺术进步。



妇女头像（油画）

古斯塔夫·库尔贝作

◎走笔

水墨无界 以艺会心

王奋英

水墨画运用简练的笔墨、多变的线条及渗化的墨彩来表现物象，是在中国传统儒道释哲学思想与书法精神的陶养下，形成的一门独特艺术表现形式。

7月，我随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师团队，前往德国柏林媒体设计与计算机应用技术大学杜塞尔多夫校区，举办“水墨潇湘·遇见莱茵”水墨艺术交流工作坊。为此，我提前几周就准备了以“走近水墨艺术世界——探索与体验东方美学”为主题的讲座。

授课中，我例举了水墨元素在当代平面设计、书籍装帧等方面的应用，大大激发了德国师生的兴趣，特别是讲到我自己近年运用原创水痕描墨语言，创作《暖心——十八洞村贫困户精准识别公示会》《采摘·硕果》《凤归巢》等水墨人物画的心路历程，讲述脱贫攻坚、乡村全面振兴的中国故事时，德国师生们凝神专注，间或点头，若有所思，投来认同与赞叹的目光。通过循序渐进、深入浅出的讲授，他们对中国水墨画的历史渊源、艺术特征和表现技法有了初步

认识与理解。

随后，我以德国学生为模特，示范中国水墨人物画的创作步骤与方法。铺好生宣纸，备好墨汁、笔洗，面对台下屏住呼吸、神情好奇的异国学子，我手中的毛笔仿佛成了东方文化的一叶轻舟，点染之间，水墨氤氲，一场跨越潇湘水与莱茵河的艺术对话悄然生发。当水墨渲染的层次与斑驳的笔触肌理在宣纸上自然渗透开时，周围响起一片低声惊叹。杜塞尔多夫校区负责人、校长斯蒂芬妮·施塔姆在一旁看得入神，情不自禁地拍下这挥笔的瞬间。

实践环节点燃了德国学生的探索热情。他们略显稚拙地握着毛笔，让颤抖的笔触与墨色在生宣上形成浓淡虚实空间。一位金发女孩饶有兴致地尝试勾勒线条，额角渗出微汗也不舍得放下笔；她身旁的棕发男孩则大胆用笔，墨晕与水的交融在笔下化作一幅有趣的水墨花鸟画……白宣之上，水墨不再只是技法，而是成了生命律动的即兴表达与情绪情感的恣意抒

发。德国学生们在水墨与国画色彩的世界中摸索，朴拙的笔触与意外的墨痕里，竟也生出些许惊喜。

当一幅幅作品新鲜出炉，工作坊俨然成了小型水墨交流会。德国师生们纷纷举起自己的画作，开心地拍照留念，思考着如何为作品命名。令人动容的是，许多学生在作品一角签上了名字，潇洒歪斜的字母与水墨画相映成趣。此时此刻，东方水墨在西方心灵里睁开，西方文字亦以东方书写方式在宣纸上展露新意。

活动接近尾声，全程参与的斯蒂芬妮·施塔姆兴奋地说：“这是我第一次体验中国水墨画，毛笔在宣纸上的渗透效果太神奇了！这种艺术形式让我对中国文化有了更直观的认识。”

当我看着一双因艺术而发光的眼睛，心底涌起无限感慨。这一刻我深刻体会到：艺术是不分国界、心灵相通的语言，无需翻译，便能于墨色浓淡间彼此观照。学生们眼中那纯真的光芒，正是不同文化相遇时珍贵的情感共鸣。

当墨香飘散在莱茵河畔，这场相遇早已超越了技法的传授。德国学生笔下每一道或许稚嫩却真诚的水墨线条，都是对“天涯若比邻”的温暖确证。

（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）